



(話 劇)

江 北 春 好

杜 友 漁 編 劇



江 蘇 省 劇 目 工 作 委 員 會 編

PDG

編 者 的 話

劳动、幸福、爱情和友谊組成一首抒情的詩，它的旋律是如此豪放、壯美！它的音色是如此純朴、和諧！——这是社会主义的青春頌！也是“江北春好”的主題歌！

社会主义事业在高歌猛进，在我們伟大的共产党教养下的青年們正在飞跃成长。剧本“江北春好”便給我們描繪了正在飞跃成长中的一羣青年肖像。

剧本作者着力刻画了三个青年——勤劳、誠朴，对党的事业——社会主义事业忠心不二的赵海生；热情、大方，爱护集体，以社为家的张兰；心怀妬忌、自命不凡、一切为已的馬文全。这三个人物的活动貫串了全剧的情节；构成了一场复杂的曲折的激动人心的斗争。这里有劳动竞赛；有創造和革新；有工人帮助农民的动人情景；有爱情糾葛；也有同志式的批評和崇高、真挚的友情。所有这些，都是通过对人物活动（包括心里活动）的描写表现出来的。从人物的活动中；从人物之間的关系中，我們看到了青年男女农民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飞跃成长；看到了庞大的集体主义是怎样战胜卑鄙的个人主义的。我們窺

見了他(她)們心靈深處的祕密；我們觸摩到了他(她)們對於黨對於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定信心。作者為我們描繪了一幅無比壯闊的令人神往的蘇北農村的圖景。

不僅如此，劇本作者還接觸到另一個重要的急待反映的問題，即隨着農業大躍進而來的技術革命問題。我國的革命現在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，這就是以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為中心的社會主義建設的新時期。面對着這個新的歷史任務，我們英明而又遠見的黨特別注意發現、培養工农羣眾中的發明家、創造者。在黨的热情支持、鼓舞下，工人農民自己的“紅色專家”“土工程師”創造出了多么出色、驚人的奇蹟啊！戲劇創作應以反映這個驚人的奇蹟為己任，我們熱烈期望：正面地反映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劇本迅速地出現！

故事发生在一九五八年春天，在苏北的一个农业合作社里。

人物：赵海生 青年突击队队长，赵子龙小组组长。

周文全 组员。

王小根 组员。

姚 喜 组员。

张 陶 青年突击队队员，穆桂英小组组长。

玉 芳 组员。

金 花 组员。

小 妹 组员，赵海生的妹妹。

张士贵 社长，张进的父亲。

赵炳福 生产大队长，赵海生的父亲。

赵大娘 赵海生的母亲。

徐 华 下放干部。

吴明祥 徐华的爱人，某机器厂工人。

其 他：组长们。组员们。群众若干。

第 一 幕

春天，春意复盖着田野，葱绿的麦浪，艳红的桃花，吐丝的杨柳。

这里是河渠工地，明朗豪放的号子，清脆悦耳的歌

声，挑土的人羣往来如梭，一片热火朝天的劳动景象。

（一个青年放下瓶子，在口袋里摸着什么。

姚喜：（把口袋都翻过来了）哪儿去了？咦！那儿去了？

（王小根上，后面跟着玉芳，金花等一羣人。

王小根：姚喜，走呀，快！

姚喜：人家的饼子……

玉芳：快走，好狗不挡大路。

姚喜：去你的！（继续去找），倒霉，明明带了五个饼子
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？

金花：让开！

姚喜：谁挡你了？这饼子怎么会少了……

（王小根已挑完一担返回来了。

王小根：你还在磨洋工？快走吧！快！

姚喜：你就知道快！可人家的饼子……

（姚喜爽兴坐下来休息。

王小根：哎？你怎么坐下了？快点吧！别饼子饼子的了，
你都耽误一担了！快！

姚喜：（不理他，自语地），五个，吃了四个，还有一个，
不对……

（小妹上，发现坐在地上的姚喜。

小妹：看啊！赵子龙小组有人抛锚了！

（众哄笑。

玉芳：（上）人家等着妈妈来哄呢！

(又是一陣哄笑。

小 妹：哥哥，哥哥！你們小組的姚喜拋錨了！

姚 喜：人家餓了嘛。

金 花：(上)还不快？快加油啊！姚喜！

姚 喜：(指肚子)沒油了，加什麼？

金 花：好，你不听话，你等着吧，小妹，再喊、大声点！

小 妹：你就不会管教管教他？

金 花：好！你坏，看我擰你，(捉住小妹)，你喊不喊？

小 妹：我喊我喊！都来看啊！都来瞧！赵子龙小組拋了錨。

金 花：因为沒油了，

(众哄笑。赵海生上，他的担子格外重，粗长的扁担弯曲如弓。

赵海生：怎么回事？姚喜？

(姚喜跳了起来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塵土。

姚 喜：没什么！就是有点……餓。

赵海生：你一天吃几頓？快干吧！別磨蹭了。

姚 喜：餓了，挑不动。

(赵海生把姚喜筐里的土倒一半在自己的筐里。

姚 喜：別，別！我能行·能行！

赵海生：快走吧，好吃鬼，要不姑娘們又要給咱們編快板了，快走吧！

(姚喜挑起担子，也滿有勁，唱着号子，下。人羣又在号子声中流动着，又是一个来回。武文全放下担子，擦汗，迎

面走来个姑娘，是张兰，也歇下。

馬文全：（送过手帕）給！擦擦吧！

张 兰：不怕弄脏了？

馬文全：你說什么呀！

张 兰：怎么样？行嗎？

馬文全：怎么不行？开头两日可真有点……现在好多了。

张 兰：毕了业参加劳动、情愿嗎？

馬文全：跟你在一起干什么都情愿。

张 兰：（害羞地低头），慢慢你就会习惯的。

馬文全：可我总觉得这样干不科学，太累。

张 兰：为什么？

馬文全：我們学习过的人，喜欢脑力劳动，要是能有什么
机器能代替人挑土可有多好啊！

张 兰：听说有的，苏联就有，将来咱们也会有的。

馬文全：张兰！

张 兰：嗯？

馬文全：我能叫它馬上有！

张 兰：真的？

馬文全：这是个秘密，你可不许告诉任何人。

张 兰：什么？快說呀！

馬文全：你答应我不告诉任何人。

张 兰：好的。

馬文全：我想发明一架起重机。

张 兰：起重机？

馬文全：对！起重机，土造的，让它来代替我們挑土。

张 兰：那太好了！河工任务完成的就快了！

馬文全：就是怕不行？

张 兰：你会行的，你有文化，又懂科学，会成功的。

馬文全：可是……

张 兰：什么？

馬文全：我需要人帮助。

张 兰：那当然了，大家会帮助你的，你可以去跟徐华同志談談，她可好呢？再不然就找找赵海生，他——他們，一定会帮助你，支持你的。

馬文全：不！除了你之外，我誰也不想給知道。

张 兰：你去找找徐华，他一定会帮你的忙的，別那样，好不？

馬文全：不！她不喜欢我，我也不喜欢她，她又住在赵海生家，我不去，你想呀！他要是有一本事为什么下放？找她有什么用？

张 兰：你这样說不对，难道下放的干部是因为他們沒有本事？再說，你为什么不愿給人知道呢？这样不好，一个人，困难多！

馬文全：不为什么，我不想让人知道，我要吓他們一跳，

看看到底誰行！

张 兰：我弄不明白。

馬文全：不明白？难道青年积极分子大会代表你不想爭取？

张 兰：当然要爭取！

馬文全：可现在有人搶在我前面了。

张 兰：那有什么，誰够条件誰去，还兴許我去呢？

馬文全：对我來說，这一点可重要呢。

张 兰：你先別想那么多吧，先研究起来再說。

馬文全：我不能不想，我在担心……

张 兰：担心什么？該怎么样就会怎么样的。

（赵海生上，見狀，怔住，想走开，但已被他們发现了。）

馬文全：你可不許告訴任何人。（下）

张 兰：好的。

赵海生：什么事？

张 兰：祕密。

赵海生：啊！祕密，那就別說了。（欲走）

张 兰：赵海生！

赵海生：什么？

张 兰：誰欠了你两分錢沒有还吧？

赵海生：怎么？

张 兰：干嘛一脸官司，见人就想躲。

赵海生：誰躲了？

张 兰：那我問你，这些天为什么不上我家来了？連开会都是让小妹去叫，我家有老虎吃你？

赵海生：那是因为……因为……忙。

张 兰：你沒說瞎話？

（赵海生挑起张蘭的担子。

赵海生：随你怎么說吧！（下）

（张蘭挑起赵海生留下的空筐。剛才这一切都被玉芳，金花窺見。

玉 芳：嘻……好啊，小組长，你真行，要照这样干，保你一天能完成两天的任务。

张 兰：死鬼！去你們的。（下）

玉 芳：金花，也叫你的那个好吃餅子的給你挑两担。

金 花：我可沒那个福，还没那么多餅子填他呢。

（两人下。徐华上，到茶桶边倒茶。赵海生上。

徐 华：海生！干了多少？

赵海生：才一点，三十几担吧！

徐 华：你可真行，昨晚上三点才睡，今天还跟老虎似的，真是赵子龙。

赵海生：要是过年守岁，初一就不信了！

徐 华：哎！你那玩艺儿到底怎么样了？

赵海生：昨晚上是第四十一次了，不行，算不出来。

徐 华：真糟，我的数学又不行！要不……哎！对了，馬文全初中刚毕业，他一定能帮上你这个忙。

赵海生：不行，你知道的。

徐 华：看人不要那么绝对嘛，主动一点！

赵海生：好！我试试看。

徐 华：到底张兰对他怎么样？

赵海生：不知道。

徐 华：那你们俩呢？

赵海生：我也不知道。由她自己吧，其实都怪我自己胆小，要是那时候早明确也就算了。

徐 华：你没跟她说过？

赵海生：没有，话到嘴边总是说不出来。

徐 华：现在呢？可不可以……

赵海生：现在？现在谁知道人家心里还有咱没有？再说，我也不愿……

徐 华：我看张兰对你倒是真的。

赵海生：不一定，她对他也——

（正在这时，姚喜上。）

姚 喜：小徐同志，什么时候了？

徐 华：干什么？你见我就问钟点，我又不是自鸣钟，这回不告诉你，好好干活去。

姚 喜：小组长，啥时候了？休息一会儿好不好？

赵海生：你怎么……

徐 华：早哪，快干活吧，到休息时间我就通知你们组长。

姚 喜：好！干活。

（姚喜仍是十分有劲地唱着号子下。张士贵上。）

赵海生：社长。

张士贵：干得怎么样呀？赵子龙……

赵海生：可着劲干唄！

张士贵：去！去把队长叫来，快去，跑步！

赵海生：你一来别人就遭罪！

张士贵：立正！跑步走！——快！

（赵海生跑下。张士贵爽朗的笑起来。）

徐 华：真是个好小伙子。

张士贵：怎么样？我培养的。你怎么样呀？肩膀肿了吧？

徐 华：没有，早消了，现在跟上趟了。

张士贵：干不动就歇歇，这玩艺儿得慢慢来。

（张士贵试了试徐华的担子。）

张士贵：不错，有个八十来斤了。

徐 华：刚来那阵，连三十斤都挑不走。

张士贵：有进步呀。

（赵炳福上。）

赵炳福：会开得怎么样？

张士貴：可熱鬧了！你們先做个思想准备，新花样又来了。

赵炳福：大跃进嘛，新花样还少得了？說吧！

张士貴：在会上大摆擂台！

徐 华：怎么样？

张士貴：我也打了，保証在今年实现粮食亩产一千五，皮棉一百五，也就是說在今年咱社要实现“双一五”的奋斗目标。

徐 华：是嗎？

赵炳福：那怎么行，靠什么实现“双一五”，开玩笑。

张士貴：靠人哪，你別忙嘛，还有下文呢，有措施。我和社委們研究过，来个技术改革，提前春耕下种，积肥每亩一百担，把底肥下得足足的，加上这条水渠，不愁旱不愁涝，每亩一定要搞它个一千五。

赵炳福：这我看靠不住，提前下种咱又沒搞过，誰知道行不行？再說棉种下到麦田里下早了，生了苗，麦子还不好割呢。

徐 华：那不要紧，底肥足了，棉籽用的又是营养钵，它只会往粗里长，不妨碍割麦。

张士貴：对呀！就是这个門道。

赵炳福：庄稼不是牲口，不听你使喚。

张士貴：就是要叫它听使喚，你敢不敢跟我打賭。

赵炳福：那河工任务呢？

张士贵：就是为了河工任务找你，现在这是个关键，关键在于河工任务能不能提前十天完成！

赵炳福：十天？
徐 华：

张士贵：对！十天。

赵炳福：我的社长，这一个接一个也得考虑个实际情况啊，十天我是认为那个了点，我这个河工指挥可没法办，你看看吧，这还有多少方土，再加上扫盲，除四害，选举，积肥，还有什么改革技术，这可是没头了。

徐 华：十天！困难是有，可能不能想想办法跃进一下？

赵炳福：这已经够进的了，再进可没个头了。

张士贵：怎么没头？四十条就是个大头，就奔这个头。

赵炳福：你还是下去了解了解，深入深入吧，这不是挖条小沟。

张士贵：不信咱就开个现场会，看看群众怎么说，你这个老骨头有点保守呀，现在就是要大着胆子干。

徐 华：对！开个会吧，现在正好到休息时间了。

张士贵：怎么样？指挥官，开个会行不？

赵炳福：我说你们不信。开就开唄，大伙说行，就行。

徐 华：对！

张士貴：对！羣众路綫嘛。喂！同志們，喂！休息了！

（“休息了！”这声音一个傳一个，傳至远处。人們紛紛停下来，向这边湧着，姚喜走在最前面，揀了一个舒服的地点，躺下。

姚喜：唉！我的媽呀！可休息了，这里要有张床，可有多美。

金花：頂好床上挂滿了餅子，那才美呢。

（这句话又提醒了他。

姚喜：对了！我的餅子呢！飞了？

玉芳：可不飞了，早飞到狗肚里去了。

姚喜：真的是沒有了，我要吃了我是小狗。

小妹：（站在坡上）他是沒有吃，在这儿呢。

姚喜：怎么样？我說我沒吃嘛，叫这小丫头偷去了，快給拿来，人家饿了。

小妹：給你，小气鬼，有东西一个人吃，給——

（扔过来一个餅子，姚喜連忙接住，原来是泥做的。众哄笑。

姚喜：死了头，看我揍你！（追小妹沒追上）待会儿跟你算賬。

金花：吃吧！吃吧！这个餅子吃了，保你一輩子不餓。

王小根：对！赶明你就做这种餅子給他吃吧！

金花：（不示弱地），看会做这种餅子的是誰啊！給誰吃？

小 妹：（一头栽在金花怀里）不来了：你坏，不来了。

（众又一陣哄笑。在一傍研究工作的張士貴、趙炳福、徐華，這時顯然是已經研究好了。）

張士貴：好了，好了！別鬧了，別說話了，靜一靜，咱們利用這個時間開個小會。

眾：行啊！行啊！你就說吧！

張士貴：社員同志們，青年突擊手們！趙子龍、穆桂英們，離春耕下種沒幾天了，為了爭取豐產實現“雙一五”社里決定提前下種墾肥，所以決定把河工任務提前十天完成，我在咱鄉的社干大會上播台已經打出去了，現在就看我們的了，大家動動腦子，看看行不行，咱們今天也來打個播台。

姚 喜：十天？天哪！

（眾中有的在驚訝的議論著，有的顯然是不大同意。）

趙海生：十天？

徐 華：十天，躍進嘛，你先來怎麼樣？

（趙海生搖頭。）

眾甲：有個問題。

張士貴：說吧！

眾甲：提前下種怕來不及了，再說……這提前也不是好法子，往年……

張士貴：也好，先討論一下這個問題也好，看這麼做到底

有没有好处？有什么困难？

羣众乙：怎么没困难？河工任务还完不成呢！

王小根：现在不就是在解决河工任务吗！

玉芳：有困难，人是干什么的？不会克服！

羣众乙：你！你来克服？

玉芳：怎么？你不许别人发言！

徐华：一个一个说，什么意见都可以讲。

羣众甲：我说点，我说呀，提早好是好，可就是小秧田用不着那么早，棉种下早了麦子没法割，现在到麦熟还有四十多天，种籽一下，它就扯长了长，就算是麦子割慢点不碰断它，那太阳也得把它晒死。完了。

赵炳福：（对张士贵）怎么样？

张士贵：你听嘛！大家谈吧！

羣众乙：我说没好处，小秧下早了稻田没耕好，小秧长大了还怎么插？再说棉花吧，我同意二大爷的意见，下早了要死的。

王小根：一边先选种下秧田，一边就耕，小秧见青了就插。

姚喜：对！就这么干，再说棉花也死不了，只要肥壅足了就不怕晒，它和我这个人一样，吃饱了就有劲。